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
第一百四十八回 知戀新恩秀英盜扇 不忘舊德鳴皋遺書

話說余秀英來到大帳，見徐鴻儒、非幻道人、余七正在那裏議事，余秀英上前各各參見已畢。徐鴻儒問道：“徒兒為何今日這大早前來，又什麼事情？”余秀英隨口應道：“只因這兩日未曾給師父請安，師父亦未曾呼喚徒兒，所以一來給師父請安問好，二來打聽打聽敵營的動靜，曾否前來約期破陣。”徐鴻儒道：“那玄貞子曾經約過十日後破陣，現在不必約日期了。”余秀英道：“現在已將及期，非是徒兒過慮，那七子十三生本領亦頗利害，法術亦極高明，久久不來開戰，恐他有什麼破陣之法，到要打聽打聽，好早為預備，免得臨時措手不及。”徐鴻儒笑道：“徒兒之言雖是有理，只是未免過慮了。非是為師誇口，他若尋不出溫風扇、光明鏡來，他怎麼能破此陣？光明鏡現在徒兒那裏，溫風扇現在為師身旁，任他本領高強，法術高妙，又從那裏得此兩物？這兩物既不能到手，不必說七子十三生，就便是十四子二十六生，也是枉勞無功的，賢徒何慮之有！”余秀英道：“既如此說，這非非陣是斷難破的了。但是師父這溫風扇，徒兒一向雖曾聽說，卻是不曾見過，擬求師父取出來給徒兒一觀，俾徒兒見識見識。不知師父果能允許否？”徐鴻儒道：“這有何不可？現在卻未帶在身旁，你可隨我前去，我給你看視便了。”

余秀英大喜，當下即隨著徐鴻儒到了後帳。徐鴻儒在一具楠木小箱內取出一個豹皮囊，將豹皮囊的口放開，在裏面拿出一把折扇，遞給余秀英道：“這就是溫風扇。”余秀英接在手中，打開一看，不過是兩面白紙糊就，猶如平人所用一般，並不見什麼希罕。

因道：“非是徒兒菲薄于他，也不見得什麼好處在那裏，何以師父就將這扇兒說得如此寶貴？”徐鴻儒道：“徒兒，你真少見多怪了。不必說這扇兒有溫風可取，雖極冷之天氣，極寒之地方，只要將這扇子打開，輕搖兩下，便覺如春氣勃勃。若重搖兩下，那風勢一大，那怕他金剛神佛，只要沾著這溫風，他便如吃醉一般，登時骨軟筋酥，毫無氣力，那裏能受得住。就是這扇兒的來歷，也有幾百百年。還是當日周朝李老子煉丹之時，將這扇兒去掀風引火，日受火氣蒸熾，待至丹煉成功，已有百余年之久。後來為孫悟空大鬧天宮之時，將這扇兒偷去。及至走到火焰山，將此扇失落，復經那火焰山天火、地火、山火日蒸月熾，又受了許多的山川靈氣，所以纔成此法寶。徒兒，你卻不曾細看，這扇兒雖是兩面白紙糊就，這夾層裏，可有萬道霞光、滿天煙霧。就這樣平放著，卻看不出來。你若向亮處一照，便看見了。徒兒，你既要見識，何不細細一看，再將這扇兒輕搖兩下，取出風來試驗一回，就知道這扇兒的妙處了。”余秀英聽了徐鴻儒這一大篇的話，當下就將那扇兒向明處一照，果見夾層裏有萬道霞光，熱氣騰騰，如那山上出雲霧一般。一面看，一面說道：“真是不見不識，若非師父告訴我，這樣的巧妙，徒兒那裏得知？不過當作他一把白紙扇罷了。”

徐鴻儒見他誇贊此扇之妙，也就大喜，說道：“為師這溫風扇，可與你光明鏡並駕齊驅了。”余秀英道：“徒兒那光明鏡，也不算什麼寶物，總不能及師父這扇兒。”說著就將扇兒執在手中，輕輕的扇了兩下，取出風來真個是和暖異常，比夏天刮的那南風、熏風、熱風，還要熱上幾倍。余秀英又道：“照此不過輕搖兩下，就如此和暖起來，若將盛夏之時，再將他搖動，那可不要將人醉死了麼？”徐鴻儒道：“雖不致醉死，卻也定然昏迷的。”余秀英便將這扇兒反復細玩了一回，方纔交給徐鴻儒收去。所謂“有心算計無心人”，兀古不易之理。就是余秀英將溫風扇謊騙出來，看了一遍，他卻將那扇兒尺寸長短，規模制度，悉數記在胸中，為將來盜換之用。任他徐鴻儒邪術再大，也被余秀英這女子所算。這也是武宗的洪福，宸濠合該敗亡。閑話休表。

余秀英將溫風扇把玩一回，將尺寸規模記憶真切，即便退回本帳，當將以上各情，細細告訴了徐鳴皋一遍。徐鳴皋道：“似此如何可以到手呢？”秀英道：“妾亦計算定了，不過早暮便可取來。”鳴皋大喜。當下余秀英即仿照那溫風扇的樣子，趕著制了一柄，暗暗帶在身旁。到了次日，先命拿雲去到大營前，打聽徐鴻儒曾升帳否？拿雲答應去後，不一刻回報說道：“均在帳內議事。”余秀英聽了此話，即刻飛跑至徐鴻儒的後帳內，將那楠木匣兒開下，豹皮囊內，將那溫風扇取出，復將身旁所造的那把放了進去，又將楠木匣兒蓋蓋好，不敢耽擱，飛也似退出後帳。到了自己帳內，即將溫風扇交付拿雲，立刻送往大營。徐鳴皋道：“以某之見，扇子既已換出，此時卻不可令他送出，耳目究屬不便，不若仍到夜間送去方好。”余秀英道：“遲恐為他覺察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鳴皋道：“不然，既有偽扇去換，他急切斷不能知道的。某還有一封書信與元帥，今夜命拿雲一並送去便了。”余秀英也就答應。

等晚間，徐鴻儒那裏並無知覺的消息，余秀英大喜。徐鳴皋就在燈下寫了一封信，封固起來，又同溫風扇，差拿雲送去。拿雲不敢怠慢，也就即刻飛身出了營門，直望官軍大營而去。

且說官軍營內自從余秀英去後，玄貞子就命焦大鵬回家調取他奔子前來。不過三日，王鳳姑、孫大娘俱已到此，並且還將兩個孩子帶來，因為畝在家中，無人照應，這也是單身人的苦衷。伍天熊夫婦尚未來到。這日，王元帥正與玄貞子等計議道：“仙師約那妖道十日後破陣，現在已將十日，焦大鵬夫婦雖到，而伍天熊夫婦尚未來到，余秀英所盜的溫風扇亦未送來，不知此扇能否盜出？好今本帥心掛兩頭！”玄貞子道：“元帥勿憂，貧道昨已卜課，伍天熊夫婦不日即到，溫風扇亦在日內即可送到，說不定今夜也可送來的。”王守仁道：“但願仙師之言，其應如響，那就是國家之福。”說著，大家散去。

到了晚間，王元帥仍在帳內秉燭觀書。約有二更以後，忽見帳外走進一小女子。王元帥仔細一看，即是那日同余秀英來的、站在上首那個丫頭。方欲問話，只聽拿雲說道：“元帥在上，徐將軍與婢子的小姐多多拜上。元帥所委之事，幸不勒命，今已取出。又有徐將軍書信一封，特命婢子送呈，即請元帥收收。”說著，從身旁將溫風扇與徐鳴皋的書信，亦並送呈上去。王元帥接過來，先將溫風扇看視一回，覺得也無甚異處，便擺在一旁；然後將徐鳴皋的書信拆開，細細觀看，但見上面寫道：

末將徐鳴皋謹再拜致書于元戎麾下：前者末將誤陷陣內，已將骨僵而死，幸得余秀英上遵鈞命，救末將于已死之余。末將得以再生，皆出元帥之所賜。本欲即日趨回，聽候驅使，並申忱悃；以日來委頓不堪，既不能升高夜遁，復不便明白出營，恨極！罪極！今與元帥約：何日督兵前來，末將當與余秀英作為內應可也。茲因婢子拿雲送呈溫風扇之便，聊上數言，即乞鑒聽。如蒙賜示，仍交婢子帶下，以便遵照辦理。書不盡言。鳴皋頓首。

王元帥看罷，心中大喜，即向拿雲說道：“你可稍待，本帥尚有回書交付與你。”畢竟王元帥回書說些什麼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